

热气腾腾的年味

□郑梅玲

立春刚过，丙午马年的蹄声便已踏破岁寒，穿越天山。我仿佛看见一匹刚健奔放、高昂奋进的红色骏马，承载着生机活力驰骋而来。

近日翻看手机，许多迎新的吉语如春风拂面，在屏幕间流转不绝。朋友圈里，关于春节的叙写抒情也是缤纷多彩。钟情笔墨的文友，早已铺展红笺，开启一年一度义务书写春联的雅事。乡间舞台上，“村晚”笙歌正酣；文化大院里，社火排练的锣声鼓点宛如春雷隐隐，热闹非凡。这些深深植根于传统节日的仪式，将渐渐浓郁起来的年味，酿成一坛岁月的老酒，越陈越香。

每逢此时，驿动的心便如归雁，悄然锚定家园的方向。在外奔波的人，开始了新一轮期盼，希望早日拥抱那场灯火可亲、笑语盈门的大团圆。

这些年，我家总习惯将一年的祈愿凝入联语，再请熟识的本土书法家朋友书写春联。待到除夕清晨，与家人一同张贴朱红的对联与“福”字，就是给予家园最温暖而隆重的礼赞。此刻，门楣上铺展的何止是丹纸墨迹，在亲人心目中，那更是拂去旧尘、总把新桃换旧符的绵长期盼，是薪火相传的祝愿与新生。

这些具体而细碎的片段，终将沉淀为生命年轮里那抹温柔而笃定的印记。

无论多么匆忙，过年总要蒸上几笼独具风味的馒头：香甜绵密的红豆包，形如花朵、莹白嵌枣的枣花馍，松软醇香、层层翻浪的大花卷。再用慢火卤上一锅牛肉、鸡爪、豆腐干……香气从厨房漫出，散发着岁月静好、人间安稳的气息，让人真切地感觉到，这一年的光阴始终是蒸蒸日上的。

大年除夕，一席热气腾腾的团圆饭，吃出的不仅是丰足，更是绵长的温情与归属感。团圆，让孤单的“我”融合为完整的“我们”，也让每一颗漂泊的心，顺利抵达安详宁静的港湾。

除夕守岁，一家老少开心地围坐灯下。往事与憧憬在此刻交织，我们回望旧年里那些起伏的皱褶与微光，也絮语新岁的计划与期盼。想到在这一时刻，千家万户都有人同守长夜，共候钟声，在岁末的寂静中默许美好的心愿，就仿佛触摸到一种跨越山河的共庆、一份古今同欢的祥和。

春节期间，也可以选择一段清静的时光，安然地陪伴家人。暂别手机屏幕，捧读一本闲书；或与父亲对弈一局，陪母亲摘菜烹羹。这看似寻常相伴的时辰，恰是新年里最深情、最暖心的告白。在暖意融融的午后，还可以陪家人一起出门散步，到公园里和大家一起载歌载舞，共享和谐乐章。

就这样，我们用一整年的思念与期盼，酿就这几日团聚的甜蜜。祖祖辈辈以共同的文化守望，传承这场赓续千年的民俗盛宴，在热闹与静好之间，安享那一缕热气腾腾、永不断炊的年味。



迎春

魏腾霄 摄



诗情画意

□冯忠文

小时候

年是快乐的概念
柴火灶飘出饭菜的清香
炫耀几毛压岁钱知足
悄悄把幸福装进行囊
一天天就这么长大了

长大了

年是离开的童年
翻开时光的相册
还是昨天冒着热气的岁月
我在老屋的怀里
老屋在我的心上

工作后

年

年是乡愁的注脚

走一次童年的路
就想起立在破矮后院墙等我放学的奶奶
看一眼老屋的廊，父亲的背影就浮现眼前
星光已透过窗的缝隙
浓浓的思念开始蔓延回乡的路

而如今

年是相逢的象征
借一杯酒抒怀
问候裹着祝语扑面而来
一群有故事的人
说着故事里的事

新年最是梨城美

□李俊杰

库尔勒是我从小生长的地方，这片充满温情的土地，见证了太多的美好。我小时候的春节，年味藏在孔雀河的薄冰里，藏在大巴扎的香饽中，藏在家人围坐时的欢声笑语里……

而今恰逢马年新春，这座沙漠边缘的城市早已装扮一新，以浓郁的年味儿迎接八方来客。随着乌尉高速全线通车，乌鲁木齐、石河子等地的游客慕名而来，梨城处处人流如织、热闹非凡。

最热闹的莫过于杜鹃河与劳动公园。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洒在波光粼粼的杜鹃河面，数百只白天鹅开始舒展羽翼，凌波嬉戏。它们早早地从巴音布鲁克草原飞到这片温润的水域过冬，成为梨城冬日最动人的生态名片。

漫步河畔，看着这些白色精灵展示各种优美姿态，看到游客们纷纷举着相机定格天鹅灵动身影的瞬间，听着他们赞叹“库尔勒的冬天这么美”，心中的幸福感和自豪感油然而生。岸边的天鹅驿站里，摆放着各式各样的天鹅主题文创产品，志愿者们穿梭在游客当中，耐心讲解天鹅的习性、库尔勒的民俗风情，还有乌尉高速穿越天山的传奇故事。

夜幕降临，年味愈发浓郁。劳动公园的春节灯会拉开帷幕，成为库尔勒夜晚最璀璨的风景。各种造型精美、寓意深远的花灯次第“绽放”，暖黄色的灯光映照张张笑脸。天鹅造型的树挂灯饰倒映在杜鹃河面，随波摇曳，与水中的天鹅交相辉映，如诗如画。

夜晚的杜鹃河畔，灯光打到地面，显现出美丽的“天鹅”形状。天鹅主题斑马线上，蓝白相间的条纹点缀着优雅的天鹅图案，与河畔的景致、远处的楼宇相映成趣。听到有人连连感叹：“以前哪能想到，库尔勒的天鹅，能引来这么多远方客人——这都是托了好政策、好道路的福啊！”

曾经，家乡的年味是内敛的，是家人闲坐、灯火可亲的温馨；如今，梨城的年味是奔放的，是远方宾客纷至沓来、共庆新春的热闹，是路通景盛、日新月异的欢喜。

看着杜鹃河中翩跹的天鹅，看着劳动公园内璀璨的灯火，看着八方游客脸上的笑容，我心中满是感慨与憧憬。作为新时代的建设者，我愿为巴州代言，从巴音布鲁克大草原的辽阔，到罗布人村寨的旷达；从博斯腾湖的宽广，到塔塔秘境的静谧，让这里的每一处风景都能够被人记住；我还愿为库尔勒代言，它既有铁门关的豪迈，又有“三河贯通”的柔美；既有千年丝路的底蕴，又有新时代的朝气。特别是乌尉高速通车后，不仅激发了新疆文旅的活力，更串联起南北疆各族同胞的情谊。一条路带来的，不仅是心灵的相通，更是人人看得见的幸福。

我爱巴州，我爱梨城，这里是我的根，这里有我的魂。愿这奔腾的马年，如乌尉高速般一往无前，愿梨城库尔勒，在新时代春风的吹拂下，景更美、人更亲、城更暖。

春晚情愫

□杨铁军

不知不觉间，春晚这个词，已经陪伴了我40多个年头。换言之，我是和春晚一起“长大”的。

每年除夕夜，看中央电视台的春节联欢晚会，是我和家人们的头等大事。特别是1983年春晚最让我难忘。因为那是我平生以来第一次看春晚。

那年我13岁。彼时，因为家里没有电视机，我和妹妹只能跑到邻居“五子”家，凝视着那台只有12英寸的黑白电视机，津津有味地看央视春晚。

在我的印象中，那年的春晚舞台设计十分质朴、简陋，摆设一点也不花哨，甚至还有点儿土。演播大厅也没那么气派，容不下太多的观众。虽然现场像极了“茶话会”，不够洋气，但相声、歌曲、舞蹈、戏曲、魔术、小品等节目一样不缺，让人大呼过瘾。

春晚结束时，已是凌晨时分。我和妹妹从“五子”家走出来，开心地在雪中奔跑、玩耍。回家后，我依然毫无倦意，沉浸在春晚的快乐中，不能自拔。

就是从那一年起，我家过年，除了在除夕晚上吃饺子，又多了一项内容——看春晚。这对我来说，成了精神上的“刚需”。

央视春晚年年办、年年新，一路走来，越办越有气场，越办人气越旺，不仅成了全体中国人的“年夜饭”，更演变成了全球华人过年的狂欢活动。

日子一天天过去，我也一年年长大，从贫穷、稚嫩的青涩少年，成长为一位标准的中年大叔，在遥远的新疆兵团参加工作。但不论身居何处，每逢过年，我必然甘当“铁粉”，与春晚相伴。

这么多年来，我家不仅买了32寸的彩色电视机，还买了计算机、手机和平板电脑，看春晚的方式发生着巨变。我通过这些先进的电子设备，在网上看央视春晚，也看兵团的春晚，看河南老家的春晚，感觉十分过瘾。

更过瘾的是，我所在昆仑山下、大漠南缘的团场，每年都要办“家门口”的春晚。作为活动的组织者之一，这些年，我一口气创作了快板、情景剧、小品、三句半等20多部剧本。然后找一批干部职工当演员，把作品搬上舞台。

有一年，我写了三句半剧本《等等我》。整场晚会节目演到中途，指导员突然发话，让我和副连长上台表演这个三句半！闻听此言，事前毫无准备的我们傻傻地呆在原地，两眼发直，最后还是奉命行事。我和仨伙伴（其中一名是女性）走上舞台，每个人头上都扎起了羊角辫儿，涂上了胭脂，抹上了口红。这般打扮，非但没把观众吓倒，还赢得了满堂彩。

今年，团场照例又举办春晚。舞台上，表演了我写的情景剧《明天会更好》。末了，演员们穿着艳丽的演出服，面带微笑，向大家致以节日的祝福——

“一祝大家：

满面春风，虎虎生风，风生水起，风调雨顺；

二祝大家：

一马当先，龙马精神，扬鞭策马，马到成功！

横批：马上发财！

全场观众听了，立刻报以热烈的掌声，齐声喊“好”！

其实，他们压根儿不知道，那副春联是我写的。不过，演出已经结束，现在，我可以公开这个“秘密”了。